

落
英
與
狂
蝶

張
靜
廬
作



行發司公書圖衆羣海上

序

佛家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果爾，則人生直一
枯寂無聊之世界，我儕惟有『閉門山中坐』而已。俗諺所
謂『看破紅塵，遁入空門』，殆卽指此。顧人生之真諦，
決非遁入空門者所能了解；換言之，亦可說凡遁入空門者
率不能了解人生真諦者也。人富於感情之動物也，強抑
其情而不使有所流露者，其內心當感無上之苦悶，久之且
以脫離塵世爲樂事；故自殺之人，大半是被逼而無所發洩
之人，苟其可以發洩矣，則世人之自殺者至少可以減少其
十分之八。審是則放情於聲色之間者，固不可以道學家之

眼光而厚非之也。

人情必有所屬，不入於此，即入於彼。當其醉心於所愛之戀人，形影相隨，宿寐不忘，斯固可以譜諸歌謠，傳爲佳話者也；及夫境遇所迫，強爲隔闕，則此情無所羈絆，或假杯酒以澆塊壘，或入青樓而解愁思，此雖迂回曲折之途徑，亦不得意人所徘徊躑躅之通衢，我人祇應憫其情，憐其遇，而爲之同聲一歎也。

『落英與狂蝶』之作，余雖不盡知其底蘊，然就內容以預料者，作者或於失戀以後寄其散漫無羈之情愫於野花也。余旣感於上所云云，乃不辭鄙陋而爲之序。

守微一五，八，一，上海。

蝶狂與英落

錄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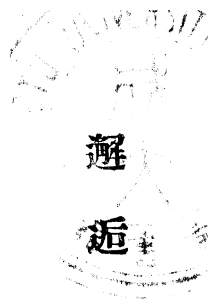
俾楚白

墮落的開場

訪英記

遊記

這
本
小
冊
子
獻
給
兩
位
不
能
見
面
的
朋
友



邂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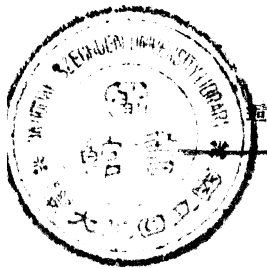
十四日那天，才吃過午飯，忽地接着家裏催我歸去的一封信，說是：「三姊病重，在呻吟之際，猶常常記憶起我；或者，還可以在這短時間裏，得到最後之一面罷！」因此，我就將上海方面的事務，略略結束一番，匆匆地乘四點鐘開行的輪船，向我的故鄉去了。

從上海到寧波，雖然祇有一夜的時間，但是因為我是住在鄉下，所以到了寧波，還要趁從寧波到龍山的小火輪，再從龍山碼頭改乘比電車還小的火車，蜿蜒地在三里長

的海塘上蠕動；到了龍山的車站，已經是下午一點鐘了。從車站到鎮上還有四里多路，彎曲地築成了一條馬路，人力車的鐵輪，軋在石子上走，坐着，比在北方坐驟車還要不舒服，好在時間短，不舒服，被歸心所掩，到就不覺得了。

待我到了三姊家裏，才知道她的病已經名醫用犀角地黃湯，化了二十多塊錢的藥費，總算從死神的手裏奪回她的生命來了。

自然，過慣都市生活的人們，偶然走到鄉下，總感覺十分的沉寂，尤其是像我這樣好動的人。龍山城漢興橋南



選

門亭，還是保留二十幾年前我所認識的老態，長滿了菱草的河道，逢人點頭的高墩上的野花，一些也沒有改變；祇有，祇有和我從前同學過的幾位女郎們，現在已做了她的愛子的母親了。

一到了晚上，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這樣苦寂的生存。

『還是看戲去罷。』我的二哥說。

『那裏？』

『樟村。』

樟村是我小時候常去的，也是我歷史上可值得紀念的

一個所在；說起樟村，我就聯想起那矮廟前的一顆大樟樹，蓬勃的枝葉，像張着的一頂翠蓋似的，樹脚上置着一條石凳，坐在那裏聽送春的鳥聲，和初夏的蛙鳴，松風吹動我們的衣袖，將一切的思慮都飄去了。呀，這真值得我回憶的甜美的早晨呀！

※

※

※

我拉着她的手，從曲巷裏狠緩地一步步的走着，一面拉拉雜雜的說話，她那嬌小的身軀，時時走上我的前面，却回頭來向我訕笑。

這是我認識她以後的第一次談話，我們雖然認識了好

幾天，可是沒有一刻有容許我們談話的機會；這一天的早晨，我坐在我舅父的舖子裏，正對着曲巷望着，她忽地獨自一個踱了出來，她却並沒有到我坐的舖子裏來，祇站在巷口笑，我忍不住走出舖子說：

「你笑什麼？」

「我笑你默。」

「默，在那裏？」

「這樣好的天氣，美的早晨，不到雁嶺上去散散步，却在這裏默鵝似的望着什麼？」他笑着說。

我聽了她的批評，到有些害羞，耳朵上似乎覺得有些

熱烘烘地，我強笑着說：

『一個人走有什麼趣味？』

『我和你一起走好麼？』

『好，我正在等候你。』

她用手指着說，『你等我麼？獸鵝。』說着我們就向曲巷的盡頭走去。

英英的舅家就在巷的中段，當時我狠怕見她的舅父鈴一般的鬼眼，我們當將要走過他門口的時候，我便走快了幾步，一直衝過他矮屋的後院，沒有聽到什麼聲響，那跳動的心，才始平靜。

走完曲巷的盡頭，就是到樟廟的大路，再過去，從平坦的路逐漸高斜的就是通雁嶺的山徑。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一剎間就到了樟廟門前的一顆大樟樹的底下，雖然是走得狠緩。

大樟樹的影子，似乎遮斷我們的走路，我們不約而同的在牠的底下站停。

在認識了她以後，好像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和他談談，又似乎有極秘密的話，要在她的前面，沒有第三個人參與的時候說着，這一類話的腹稿，我在認識她的幾天內，不知增刪了修改了好幾十次，就成了一篇極長極長的談話

稿；但是我們一見了面，尤其是確有可以盡量說話的機會的時候，反找不出一句話根，那已經謄清了的腹稿也不知藏在那裏去了。

我們不知從那裏說起了N女學，這女校在我們的府屬裏，算是很有名的一舍學校，從前和我同學過的二位女朋友，也在那裏讀書，自然，她也是N女校裏的一個學生，現在已經退學了。

她因為曉得和我同過學的兩位女朋友，也是她的同學，所以她就很容易找到談話的資料，學校和她的同學們的一切趣事，聽了真會使人忘倦，尤其是她那種談諧的口吻

，在在覺得可以發笑。

她又說她：「在學校的時候，有一位年青的男教員，在她的文課冊子上，狠端正地寫了『手輕』二字，她當時到並不覺得他是含着侮辱她的意味，不過在狠潔白的文課冊子封面上，寫了這樣不倫不類的字，實在使她不高興。她狠不滿意這位教員的舉動，便拿去給校長看，那校長就立刻下命令，請這位教員出校。」

這件事，在她當去告訴校長去的時候，是並不料到會使這位教員受這樣重大的懲罰的，後來曉得了，她非常的懊悔，爲這件事不安了好幾個月。」

她這樣的東拉西扯，使我聽了出神，坐在樟樹下的草地上，再也不想站起來了，一切都忘却了；真的，一切都會忘卻，連吃午飯的時間也不知不覺地過去，在田裏做工的佃夫，肩了耒耜，都在我們旁邊的一條小徑上過去了。

鄉下的人們眼孔兒淺，看不慣這樣一男一女的在荒廟的大樹下的什麼勾當，自然，這是一件開村空前歷史上未有的大事；因為，在我們走散的時候，已經是過午飯時間的緣故，這件新聞，已傳遍了全村一般好事之徒的口中了。當我回到我舅家裏吃飯的當兒，我的舅母，就立刻提出警告說：『你以後不要再到曲巷去了！』

她雖然沒有說明什麼理由，但是一提到曲巷，我就立刻明白了她的說話的原因，當時使我狠不愉快。吃完了飯以後，我就向我的舅母告辭，說『我要回家去了。』在平常的時候，我如果說要回家，她一定不讓走，至少也要留到吃過點心，叫舅父陪了我回去，因為她是最愛憐我的，簡直比我母親還要疼愛，她會曉得我的嗜好，所以常常將我喜歡吃的物件，從她的愛子手中留下來給我吃，這種情景雖然是在幼少的時期，但是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這可敬的舅母的舉動。

今天呢，却不然了；她聽了這句話，她似乎是沒有留

我的意思，但回說，『回去早咧。』我自然也明白這種「假套客」，就是催我回去的注腳，當時就不樂意地走了。

當我走上石橋，將要離開她的村上的最後的一步時候，心裏忽然又想起了她，『我走了也該和她說一聲。』我的脚又縮回來，沿着圍繞村上的小河走去，從沒有人走動的草地上穿過幾條擠在屋子裏的小弄，才達到她的門口。

四月裏的太陽曬了我一身臭汗，我靜悄悄地一個人坐在她家對過的石凳上，等候她出來，向她告一聲別；不料足足地等候了三個小時，還是沒有看到她的影子；於是我就不得不回去了。

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見面了。

總使我永遠地不會忘却的流星般的眼波，烏雲般的秀髮，輕盈苗條的身軀，全個擁抱在我的懷裏；雖然已經是十年了。

※

※

※

「這胡鬧的戲劇，在上海難道沒有機會看麼？誰願意去跑七里路。」我的姊丈說。

「不錯，」我想：「這也太無聊罷！這樣遠，在夜深的時候。」但是這念頭在我腦裏祇是一轉，我立刻就改口說：

「鄉村裏的戲劇，也有值得賞鑑的，反正我們是閒着，不看戲，看一回台腳也好。」

姨丈見我很高興，也就去點燈籠。我們在蒼茫的夜色裏，燈光搖動了人的影子，一斜一斜的很迅速地向前進，初上的月兒祇露着柳葉般的一彎，星光也無力地在跳動，梟聲，蛙聲，遠遠地在叫，待聽到了人的音都停止了。

樟廟的社戲，每年春上舉行一次，可是我已十年沒有作牠的觀客了。自然，年齡一年大似一年，少年嬉娛的興趣，也一年淡如一年，況且十年內我回鄉的日期又很少。

當我走進樟廟的時候，我的心似乎有些跳動，待看過

了右邊的台腳之後，心裏比較的安靜。「她遠在寧波，自然沒有這麼巧，仍舊在這個時候，會在這裏看戲。」這是沒有這麼巧的事情，所以我雖看完了一邊台腳，却並不因失望而悵惘。

「你來得巧，真難得？」我的朋友邱君忽地在人叢裏跳出來，拍拍我的肩說。

「你也回家麼！那麼我們就不寂寞了。」我的朋友王君說。

我無意中得到了兩位常見面的同鄉朋友，這是多麼歡喜的事呀！『遇知己』正不必在他鄉，就在故鄉也何嘗不

愉快呢。

我們胡亂地說了幾句，邱君拉了我說，『我們找一處座位坐了談罷。』我就跟了他一起，從右廂走到左廂去，當我們在人叢中肩背相摩地穿過神龕前的時候，我忽然在幾十位的台腳之中，瞥見了她。

『呀，這真是巧事！』我心裏這樣地忖着，她那十年來猶保其固有的美的流星般的眼波，也向我面上像電一般的閃過，面上頓現出驚疑的樣子。

『難得來的老朋友，請到這裏來坐罷。』坐在她傍邊，祇隔一條柱子的小邱，他急忙跳下來，拉我上去。

「你坐你坐，我還是站着好。」

「那有這理，我們是主人，你是客呀！」他很誠摯地拉了我的手。

「太近罷，不好意思。」我這樣的想着，我沒有勇氣上去在離她不到一尺的台上去坐；可是我抵不過小邱的好意，終於坐了。

我在觀衆大家注意戲台上二本梁武帝火輪大轉的時候，偷眼去端詳她的面貌，確乎是比十年前清瘦得多了，因其面部瘦削了的緣故，益顯她的眼眶大了，雖然仍不失她固有的美麗。

烏黑的髮在額前疎散地垂下了薄薄的一批，還是十年前的舊裝飾，到底鄉下的人們樸實，連裝飾也沒有什麼進化可攷。鑲寶石的戒子，夾金的手表，……最使我感動的那件青灰色的短襖。青灰色，十年前她也是穿着這種顏色的衣袴，又清淡又素淨的青灰色，恰配她處女時代的身份，益顯出她玉潔冰清的處女美。現在，還是穿了這樣顏色的衣裳，雖然她已經嫁了人了。

當我在偷看她的時候，她也幾次回過頭來，待她迴看的時候，我的瞳眸又向別一方面轉動，我很不好意思地去端詳她，自然她也是這樣的想着。但是我仍不免要去看她

，看她，簡直要向她的座位方面移動，這是不可能的事，中間隔着一條粗大的柱子。

我幾番想問站在她旁邊的一位小孫子，『這是你的兒子麼？』但是我終沒有這勇氣，恐怕太唐突了罷；我更幾番想問她的境況，來的和去的日期，雖然這是極普通的應酬話，但是我終於沒有問她一句。

『去年很奇特地去探訪她，她見了我作什麼感想呀！』這疑問在我在腦海裏，不曉得盤轉了幾十次，幾番要吐出來，又強制的咽下去。『我想她一定不覺得奇特，因為他的丈夫，是有給我認識的可能；或者她在無意中，在堂

階之上，在院門之後，也許會想到別的一方面，而覺得奇詫罷！」我就這樣的自問自答，算解決了我的疑問了。

香煙的烟氣，從我的口裏不斷地吹向她面上過去的時候，她每次用帕揮散；雖然她面上還沒有顯露幾分厭惡的神色，但是她的眼波祇向我的煙咀上流轉了一下，我就立刻得到了一個報告。自然是因她不吸煙的緣故，聯帶厭惡我的吸食，於是嗜煙若命的我，就不能不遵她的暗示，就將燃未及半的紙煙拋却了；或許她也明白我的意思而很洞悉我的嗜好，所以過了半句鐘後，我又取出我的紙煙燃吸的時候，她已不先像前的厭惡的動作了，但是我終於辜負

了她的好意罷。

在這樣的熱烈而沈悶的時間，已過去了二小時，大概已經晚上十一句鐘的時候了，做戲的照例要休息十分鐘。在這個時候，他們大家都預備回去睡覺，我呢，因為想到有和她說話的機會，自然也在一起走。她隨着她的舅父，從後門先走了，我雖然很清楚的看她走了，似乎不好意思就去跟她，不免要向同在的朋友們打一回叫呼才走。

待我們——我和邱君——走出後門向她在走的條路上走去，她已走遠了幾十步，青灰色的衣角，和玄色的葉裙，在淡黃的手燈光下飛動。

自然，是我們走得快一些；但是她似乎也格外走得慢一些。所以沒有幾分鐘，我們已走到她的後面，她回頭來看了我們一看，好像在那裏微笑着，可是蒼茫的月光下，辨不清楚了。

當我的身擠上前去的時候，她也不很畏葸並肩地走了幾步，我正想找一句話去問她，不料她的舅父忽然叫她。

『走前面去罷，我在你的背後。』

她於是就走快了幾步，走上在她舅父的前面。

『失望了罷！』我想，『自然失望了。』

在這樣鴉雀無聲地，一直以至於走到她舅父的門口。

訪
英
記

訪英記

——乙丑年日記中之一頁——

十月八日：陰晴，溫度六十有八，衣夾袍恰暖。睡醒，視時計甫七下，而江橋人聲，已轟動如雷，人力車丁寧之聲，震耳若刺。蓋甬地市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初不若滬人之貪喫懶做，日高三丈，好夢猶未醒也。沐浴茶點畢，與潘君冬林同出旅社，潘因家事，擬乘八時之滬杭甬車回洪塘，別去。余子身過時事公報社，取報讀之。館中人因辦公睡晏，多未起，館中乃靜寂如僧院。遍讀滬來

日報竟，赴四明日報社晤象王；象王宿約，以晨十時會於社，蓋將報吾以好消息也。至則，象王未來，詢社友昭綏，謂昨晚行時留言，今午當約伯千同會於汪宅也。雜譚有頃，視時計已十下，全丕二弟來約，乃雇車行。北老已竝候於門，馨伯則笑迎於廳，別來三載，清健猶昔，快慰奚似。未幾，象王蹣跚來，余急詢以伯千來未，曰「未見。」余曰，「胡不先約？」曰「昨晚已電告矣。」乃囑北老書一束，遣役速之，旋歸報，伯千已於晨間因事赴鄉去矣。象王以柬予余，余大失望，懊喪之色，現於眉端，北老微覺，即慰曰，「伯千既不來，則吾人當另闢探險之徑，

靜兄明日將返滬，既入寶山，胡任空手返去。余無語，但心頭鹿動而已。有頃，滬來友人曹君慕管，及甬友絡續至，盛筵既陳，談笑諠浪，猜拳行令，不及英事，幾忘懷矣。

席罷，朋儕星散，室中僅余及北老象王阿全四人。北老倡議曰『探險隊可以行矣。』余無語，同出。折長巷四，其地曰卅六橋，象王低聲曰『至矣。』即指一小巷曰『進此第一家，有敗壁新粉白泥者，探之當無訛。』方象王語時，吾心乃大跳動，似覺沸血，灌吾心坎，兩頰漸感炙熱。將及門，北老首入，象王次之，余本與全弟並行，乃

漸縮步落後。經一短弄，微開庭間有數女子談笑聲，其音至稔，意必英英。方猜度間，北老已入庭，數女子均四向奔散，步履之聲，震屋作迴響。當吾足跨入庭檻時，石階之上，有清耀倩影，突現眼前，如映銀幕，電光一閃，此主角之影，特放大於前，以資觀衆之認識；實則一劇之主人，其一舉一動，咸足資觀衆之賞鑑，而長留其深刻之印象於腦海，雖一瞥驚鴻，已夠認識，初無關於銀幕上放大之映影也。吾既見英，不禁瞿然而驚，似有神棒，輕撻吾身，喚我已失之魄，重歸靈府，一斗辛酸淚，不禁奪眶而出。嗟夫英英，十年不見，清瘦乃如是耶！設其時其地僅

吾一人之身，而英所處之地位，猶在鳳嶺之麓，茂樟之下，則吾斯時，實無術復自矜持，將躍身長踞於英之前，力擁英瘦弱之軀，橫倒吾懷，放聲痛哭，一洩十年來相思之忱，則今日雖死，亦甘之如飴；奈時地既不和，環境且不許吾與英有一語之機緣，造物弄人，固以人情之哀痛以爲歡樂之資料也。

英見客入，似微識象王；蓋據象王言，亦嘗數赴其家也。四人次序，余殿焉，且隱身於全弟之後，故吾能見英，而英或未必卽能見吾也。英既識象王，知客係來己家，因返身向前行，行時絕迅，翩然而入，吾儕亦蹀入，穿兩

室，達後院，有男子自旁門出，笑臉相迎，時北老當其首，相見不相識，覓語問答，輒感牽強，手中藤柳之杖，力壓作弓形，復伸緒而動，局促之狀，至堪發噱。幸象王與相識，乃故作訪客狀，藉掩其窘。當斯時也，英蓋已見余，頗訝茲來之奇特，雙輔盡泛紅霞，顧一刹那間，復由紅而白，由白而紅，驚恐之狀，瞬息萬變，旋蹲身坐院間矮凳上，牽一小兒之手，呢喃作語，因距離遠，第覺其兩唇時微啓合耳。顧英明美之眼波，敏活之明珠，則十年來猶葆其昔日之媚麗。——憶余初見，英雜羣婦人中，吾離座數丈外，然每於其秋水波動之時，輒如天際流星，閃灼目

前。而吾身乃如着電。——時英雖伴與小兒語，顧其雙目，時時轉動而射及吾之週身，於是吾乃茫然，似失知覺。如是約十餘分鐘，同行者乃告辭行，吾入在後，論理出時當在人先，顧吾斯時，初不自覺，雙足如縛，欲行猶止，穿室越庭，吾身且遺落主人之後。偶一回首，則瞥見英英隱身於板扉之後，方探首相遙望也。

自見英後，吾心乃益不寧，如此相見，不如不見；更不知英英斯時，作何感想感耶？及回旅社，則潘君已由洪塘歸，察吾面色有異，曰『靜病乎？』余強笑曰『未也。』乃搜篋出薄倂集讀之，兒時情景，一一湧現目前，不禁拋

書而嘆，愴然欲涕。曹君慕管，寓間壁之十一號，聞聲來視，訝曰「靜其病矣，何憂慮之深耶？」余不答，反身向內而睡，惟覺心弦之跳動，與時計之秒針，互相作微響而已。

入夜，曹君復來視曰「愈未！」余曰「本來未病，但覺心頭悶鬱殊甚，少安自愈。」曹君笑曰「然則盍於無人處放聲一哭，不甯較佳耶！」余無語，但微吟「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

✻

✻

✻

✻

✻

墮落的開場

墮落的開場

—

這樣酷熱的天氣，白晝固然難過，晚上雖然說有幾陣東南風，到底還是熱得屋裏也不堪復住，冰淇淋荷蘭水打不倒這剩餘的炎威，於是乎便想起了好久不去的天韻樓了。

天韻樓在四年以前，我足足遊玩了一年：從正月初一的下午起，到年念六日的晚上從報館裏做完了最後一年的工作的晚上，還是要去玩一次；這樣的長期的報效，祇空

留下一個『瀛洲的兄弟又來了』的天韻樓職員們的傳說外，並沒有什麼成績可觀。雖然有一時期也得到一位——也許是我的單戀——精神上的安慰者，

『火車站的人有來麼？』

這句話到現在還給我的老朋友當作一件話柄。

今天的晚上，蘇約和昌言，不知又到那裏去找野食去了，祇剩我一個人，在鋪子裏孤零零地，實在不耐煩了。八點鐘的時候，我一個人便溜到天韻樓上去，從南部電影場繞到北部的新劇場，忽在人叢中發現了一件異香的『肉』；我自問對於這些『肉』的上面，是沒有什麼經驗的，

不但沒有攪肉的資格，簡直是『肉』的辨別力都不確當，自然要在這上面嗅聞一些香味，非請教幾枚『指南針』不可。

天韻樓上的『指南針』，據說從前是天白。現在要輪到楚白了。楚白，照我的觀察，自然比不上天白；但是究竟也是『白』，『白』色的人們，當然不爲『肉』們所歡迎。好在我們竟想學做『盤』，那麼『肉』們雖不喜歡『白』，未必就不喜歡『盤』呢。

雖然說是『指南針』，有時也會失掉牠『指』的效用。他聽說人叢裏有這樣的一件新發現，便躡過她的前面去

，打一個照面，退回來向着我十分的誇張說：『你的眼力真不差呀，這真是一件好的！』經他這麼一說，注意的人們就比較多了。我說：『這怕有『肉』的意味嗎？』他說：『不會不會，我從沒有聽見過。』

說着，我們就同去坐在前一排的座位上。

『坐得進一些，最好在她的傍邊。』指南針說。

『不行！』我沒有這勇氣，靠近在一個陌生的女人的身邊，索性站起來了，從樓廳走上屋頂。剛轉過那面亭邊的時候，瞥見忽地她也從西面的梯階上很匆促地走來，後面還隨着一位穿洋裝的少年。她從我們的身邊閃過，一

直走上摩星塔的亭子上去，二條垂在她裙後的衣帶，風飄揚着，配着她苗條的身材，倒也很美麗像蝴蝶一般。白蘭花的香味，借風力吹入我們的鼻裏。楚白便向我說道：『就是這個罷，很不差呀！』我當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已經審察了她一下，忽地想起了不知在那一天裏，和蘇約所看見的穿花紗長背心的少婦，就是這個了。我立刻很決斷的回答他道：『不行，這真是『肉』呀！我們在那天已認得很清楚了，就是她，一定是她，不會再錯的了。』

十眉總算是一位詩人了，詩人，照蘇約『少女與婦人』裏說的，一定應該喜歡少女了；但是他竟會忘不了一個

住在醫院樓上的花什麼玉，當『指南針』跳到我們喫白茶（自然是瀛洲的客茶）的檯子邊，報告『她在露天影戲場』的時候，十眉就跳起來，拉着他就走。長駱，他自己嘴裏說是『規矩人』，可是一聽到『花……玉』，嘴就嬉笑着合不攏來，又長又高，像廣東甘蔗般的身軀，一搖一擺，早擺在別人的前面，比北京的警犬，還要伶俐而迅速地，竄到南部的屋頂上去了。

二

我們四個人在屋頂上兜了一大圈子後，覺得『指南針』所發的事件，並不十分確實；也許她已向別處走動。但

是十眉和長略似乎失望了，一步一步的踱着，漸漸地離了我們，終至各人分道揚鑣。那時，我緊靠着『指南針』走，從第四層而五層而六層，直走到髦兒戲場，又發現了一簇礦苗。這簡直是金苗，是金鋼鑽苗。和起前在新劇場裏所發見大不相同了。她具有處女的天真，鵝蛋般的臉兒，薄敷着一層脂粉，疎散了的劉海髮，並不像『肉』們的膠貼在額角上，尤其秋水般的雙目，像天際的流星一樣，電一般向我們的面上射閃，我們覺得是這是希世之珍，凡夫未必就會認識。於是我就不再向別處刺探了，緊靠她的座位的第二排上坐下。

她似乎曉得我們在那裏注意她，她也沒什麼畏懼和害羞，敏捷的眼波，平均每一分鐘，向我們的前面，放射一次。自然那時我們並不注意在台上扮演的回荊州，整個的精神都注在她的身上，——她的背影。

她的同伴，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還帶着二位小孩子。這小孩子就站在少女與婦人的中間，有時隔斷我們視線，有時很頑皮地向這少女戲弄，用手指撥亂她的頭髮，拿了已經嚙去半塊的糖，強要塞在她的嘴裏，但少女却並不着惱，總以笑臉對着他。這樣，照我們的觀察，可以斷定這小孩並不是她的自己一家人了，自然那少婦也未必就

是她的姑嫂或姊妹，最多該是親戚的關係或鄰居罷了。

說也奇怪，當那少女很注意我們的行動的時候，同時那婦人也承她的情，向我們照顧，核桃般的眼珠，祇要向我們的面前輕輕地轉動一下，我們就同時覺得有些不安起來了；並非有什麼畏懼，不過這確是我們行程中的大障礙物。

吃報館飯的人們，晚上的時間，是經很濟的；尤其是我個人，在這晚上萬不能空閒的時間中，竟拋撇了應辦的一切公務，從事這浪蕩生活，秒針的移動，是不講交情的，越是在歡樂之中，時間的過去愈快，我們從八點鐘坐到

十點鐘，一些沒有什麼覺得，過去了二點鐘了。我爲了公務的責任心所驅使，實在不能再忍耐了，於是便向楚白說：『不行呀，這樣的拚下去！』

『不下工夫，是不會成功的。』楚白到很從容的說；自然，他晚上反正是他的『自己身體』，就是再多坐二個鐘頭，也沒有什麼影響。

『你看，又來了一個電波！』楚白笑着說，『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怎麼就可以隨便的離去呢。』

我想他的話固然是不錯，況且他是枚『指南針』。但是事實上，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延遲下去，我終於站了起

來。

『莫留了罷，我非走不可，你閒着沒事，一切就請全權罷！』我說。

『全權，這可不行罷！……你看，又是一個電波來了！』楚白說着，也站了起來；又故意高聲地說道：『我們走到樓上去罷！』這種暗示術，自然就是『指南針』唯一的法門，『暗示令』發表的結果，就可以窺測她們對於我們的感想如何。『肉』們固然不必說，接到了這暗示之後，真像西廂記裏所謂『如得了將軍令』一般，沒有不隨着這『暗示令』所指點的地點進行的；但是『人家人』可就

不行了，尤其是有同伴在一起的『人家人』們。

這一次楚白居然大膽地下了一個『暗示令』之後，我暗暗地觀察她的動靜，除掉了她在這『令』行以後，會回眸微窺我們一次外，並沒有其他的動作；更沒有走的意思，我想這可失敗了。

我們到底有些捨不得，雖然是單戀。於是我們在樓上兜完了一個大圈子之後，仍回到原地點。

這回，可有希望了，當我們重到她坐處後面的時候，她們就都站了起來，婦人——她的同伴——又惡狠狠地向我們頂了一眼，回頭去向她說道『我們下去罷。』

「下去罷，」這原是一句極普通的話，在像我這樣「盤」式的人們聽了，並不覺得有什麼奇罕；況且語出婦人口，未必不是因厭惡我們的緣故而發。但是楚白卻以為不然，他以爲這也是「暗示」，這婦人的雙眼雖然可怕，但就他的經驗上的觀察，認爲這婦人對於我們的舉動，並不惡意的。

我們預先買了電梯票候着，她們一行四人，也都買了電梯票，同時下去。當電梯開動的時候，那婦人忽地很驚訝地說道：「啊呀，怎麼我們票子沒有了！」自然，遊客無論在進來或出去的時候，這票子都先給管門的收去了，

這原是極平常的事，稍有『遊戲場常識』的人們，沒有不懂得。那婦人這樣的大驚小怪，在我却以爲太無常識了，也許是不常出門的緣故。但是楚白的見解，並不如此，以爲她是有意引我們開口，這就是沒有惡意的一個重要反證。

『不要緊，我們的票也沒有的。』楚白微笑着對她們說。

『我們不曉得這裏規則，是買物件來的。』她也微笑着說。

電梯降落了，她們從S街轉向南走，楚白也緊靠着她

走，當向我下了一個暗令。在理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倘然我不是『盤』。但是我究竟是『盤』，雖接續獲到了楚白二次三次的暗令以後，還是沒有勇氣去和她說話，也不知這話頭要從那裏說起，第一句的說話，真是我們『盤』們最重要的難關。

『我們雇車罷。』婦人對那少女說，少女立刻就雇定了兩輛車。

『你們住在那裏？』楚白向那婦人，我聽得很清晰，『北洋橋』，婦人隨說隨跳上車子走了，這裏仍剩了我和楚白兩個人了。

『怎樣辦呀？』我說。

『走！』楚白很決斷地答覆我。我自然是依遵他的命令，當即也跳上兩輛車，車夫也好像曉得我們的心理，便很用力迅速地追上她們的車子，魚貫地走着。

她們並不覺得奇詔，我們這樣的追隨着。那婦人有時還回頭來看着我們微笑着，少女卻有些不安的神態；走着，一直到了她們的家裏以後，我們認識了門牌和里名才回來。

三

今晨起來似乎比平常早些，這也不自知其所以然。大

大概是天氣太熱了，清晨雖然涼快些，究竟沒有像冬天睡得舒服，鑽在被窩再也不想起來了。

在枕上想記了昨夜的事情，覺得實在可羞，這樣盪盪的生活，在我們似乎不應該幹的，因此，心裏非常的悔惱；不過一想起了她，就有些戀戀不捨，因為她是個少女，——是幽靜而美麗的少女。

今晨因起來得太早了，所以連車夫都還沒有來，等車夫來才好出門，這也是一件苦事。好在她所住的地方和我家裏很近，差得祇隔二條路，在這空閒的時間，就想探望她的住處，碰到了最好，碰不到也未始不『望字解渴』。

於是乎我就走到那條N里去。

真是巧事，原來N里的第一家住家，却是我從前的老朋友。我想這位老朋友既然也住在一條弄裏，那末總該曉得他的芳鄰的底蘊了。叩門進去問了一聲，原來我的朋友已經出去了，家裏祇剩着他的一位夫人。『夫人，自然比男子們更曉得詳細了，』我心裏這樣想着；但是在他夫人之前，卻怎樣好開口，來探問這件事情呢？問得好固好，問得稍一不得法，這位夫人一定要說我是不懷好意了。心裏正在盤算着，那夫人已經出來招呼了。

『好久不見了，怎麼不過來坐坐呀？』

『很想來走走，可是沒有工夫。』

『那末今天怎麼有工夫過來呢？』她笑着說；我聽了倒有些不安起來：『今天怎麼有工夫？』祇有找自己心裏明白；但是我也很感慨，我怎麼不在平常閒着的時候，到這裏來走動走動呢？因此，我又很對我的朋友抱歉，多年朋友的交情，竟抵不過一個陌生女子的魔力。

昨天晚上，我雖沒有走進N里去，可是楚白明明告訴我說是在第三家，『指南針』的話，自然是不會錯的了；但是我今天如果突然地問那夫人『第三家有這樣那樣的——一個少女麼？』那夫人一定會向着我笑。所以祇得轉了一

個灣說：「你家隔壁住的是什麼人家？樓上倒有房子空着

。」

「是油漆公司經理處。不行，很醜的不好住。」

「第三家呢？」

「那是不很正當的，一家住，沒有什麼空房間。……」

怎麼，你想搬到這裏來住麼？那末他對面還有正幢的空着哩。」

正幢的空着，又在她家的對面，這是再巧也沒有事了；雖然我不為租屋而來，但是在看屋的時候，也許可以看到了她，或是她家裏陳設的一部分。

『可以去看看麼？』我說。

『可以。』那夫人就叫管門的引導我去參觀這舍空屋，從露台上看去，正對着她的正樓，窗都虛掩着，裏面低垂幾扇龍鬚簾，從外面瞧進去再也瞧不清楚，有時風從窗隙裏吹起簾子的一角，但是也沒有什麼動靜，也許是太早了罷，上海人晏起的習慣，是有名的；因為我自己今天起來太早了，所以忘卻了時間。其實，這時候也許她正在好夢正酣的當兒，在夢的沈醉中，聯想起昨天晚上天韻樓上的趣劇。

『不很正當的職業，』那夫人的話，真會引起我的厭

惡。少女固然是皎艷像玉荷花一般，但是『不很正當的職業』的家庭，終究會使人厭惡，於是乎使我愛慕少女的戀情，也就不知不覺地減低了。

但是，我到底沒有碰到她，她是不是就是那婦人的親戚，還是鄰居？也許，也許是我們的單戀了罷！

可是，『不正當的職業』的家庭，總不免引起我內心的厭惡和畏懼，雖然她是一位少女，——幽靜的美麗的少女。

悼
楚
白

悼 楚 白

昨天真是熱到可觀，新新公司前面的露天寒暑表，高升到百十五度，聽了都會嚇煞人。

吃過中飯，因為背上的小瘡痛得厲害，想到近段醫院去診治一下；進去，還沒有拿出錢來掛號，醫院裏忽地推出二輛車子來，車上直挺着的人，大概是到清涼極樂國去了。

我心裏有些不自然，想不如回去，到報館裏，將我的一本小冊的稿子改編整理一下，拿出來交給羣衆圖書公司

付印；當我校訂『墮落的開場』的時候，忽然想起『指南針』的楚白兄。

楚白已經有四天沒有見面了；這四天裏我正爲別的事忙，沒有到天韻樓去，楚白是天韻樓的長主顧，和四五年前的我差不多，每天總得走一趟，除非生病。我要去看楚白，自然非到天韻樓去不可。

四天以前的晚上，我同何觀蘇約坐在北部的花棚下，吃白開水乘涼，倒也是件快樂的事。老四跑來找楚白，就在我們的茶檯旁坐下，她說：『周答應五點鐘來，怎麼還不來呀？』我說：『你別心急，他是一天離不了這裏的，』

遲些總會來的。』過了一回，還沒有來，老四嘴裏嚷餓，我就替她買了些小吃，我笑着向何觀說：『這八毛錢，待楚白來了，該問他要還。』說着，果然來了。

白色的夏布大褂，紫白條的三角草帽，狠遠就會使人認識，將錢袋在茶檯上一擲。自然，第一該向老四先打一個招呼，其次，才輪到我們。他那副微笑的面龐，誠摯而溫和的神態，見了就會使人喜歡。

『你們來得早。』楚白說。

『不早，老四才來得早哩，晚飯還沒有吃罷。』何觀笑着說。

老四站起來湊在楚白的耳朵邊說了一會，我們也聽不出她說些什麼，大概他們有他們的秘密；我就和何觀談談旁的事，蘇約比較知趣，已經走到南部去了。

『好的，好的，……對不起對不起。』

末了，我們祇聽得楚白這樣的說着；老四，那很靈活像流星般的眼波，向我們遞了一個眼色，麻雀似的很嬌小的身軀，一跳一跳地向電影場去了。

這晚上的約，楚白是在早四天以前向老四約下的，我們是楚白上一天約下的，我們滿心想到老四家裏去玩一闖，何觀尤其特別興趣好，他並約了赤羽，赤羽嘴裏答應去

，心裏也未始不想去，可是他究竟別有安樂窩，身子進了安樂窩，好像一塊錫放在熱爐子裏，早已酥融完了，『口硬骨頭酥，』想去，再也不容你出門了。

『白老板到底有些白的意味。』我說。

『這樣的尋她們開心，是不合情理的！』何觀說。

我們對於楚白似乎有些不很滿意的舉動，在沒有到老四家裏去之後，失望似的從天韻樓回來。其實，他對老四還有綿綿之意，就是老四又何嘗不然呢。我們不僅是『盤』，我們還是局外的『盤』哩。

從此以後，我有四天沒有到天韻樓去；在這四天中間

，有一天我碰見了老六，她告訴我昨天晚上碰見楚白，她告訴她：『明天張要到你家裏來。』我說：『那麼，你怎麼不叫他一同來呢。』她笑着說：『忘記了。』自然，在這一個圈子裏，他也算是局外人了，像我們對於他的老四一樣。

雖然事實是如此，但是我心裏總很抱歉；在第二次我們到老六家去的晚上，楚白狠責備我說：『你怎麼不叫我去呀！』我當時也回說，『忘記了』。他似乎有些不高興說：『怎麼，怎麼就會忘却呢？』接，又說：『昨夜老六因為我換了她的扇子和手帕，她就將我的扇子手帕一起

拋在地上，臉龐板下去，好像要相打一般，這到底不是對待朋友的樣子呀！」這也許是事實，但是事屬於她，我也何必替她分辨呢。

後來他又說：「這怕是你在她的面前說了我的壞話罷？」這是多麼重的一句責備的話呀，叫我如何擔當得起。我忙回說：「沒有沒有，我們是朋友的交情。……」他也立刻笑着說：「說說玩罷了，我也不相信你會說這一類的話，在我看，老六究竟還是一個好女子。」這原是安慰我的話，也是他的忠厚處；但是我還是狠抱歉，在第三次請朋友吃飯的時候，還是沒有去請他同來。

『我們的日子長哩！』這也是對老四說的話。

我事後也想和他說：『你別見氣呀，我們的日子長哩！』但是如今呢，我就是想請他來吃碗百合湯，一杯淡酒，也無從去請他了。

四天沒有見面的楚白，再也想不到他竟會拋了許多老朋友和正在纏綿中的老四，獨自一個人去了，雖然今夏上海的虎列拉比往年來得厲害些。

前天晚上，我一個人跑到天韻樓去找楚白，一登樓就向花棚下尋覓這花棚拐角的茶檯，就是同人們晚上的辦公處。那天，不但拐角上沒有，就是長弄裏也是沒有，不但

楚白沒有，簡直連日常見面的許多老朋友也都沒在。我想這也許在南部電影場罷，於是從有人的地方走去，一直到沒有人影的所在為止，再也找不到他；未了，才碰到了四維，他劈頭告訴我說：『楚白死了。』

這突如其來的晴空霹靂，震嚇得我呆了半響。呀，這該是真的麼？在這樣虎列拉盛行的上海。但是，我們祇別開了四天，沒有，祇三個晚上罷，他竟一聲不響地死了。

瀛洲和四維，比較的是他格外要好而又常常見面的好朋友，但是他們得了他的死的消息以後，奔到時疫醫院的時候，已經瞧不到他的老朋友的最後一面了。

近來我有一天沒有碰見他，就會感到寂寞，何況四天，何況永遠地不能再見他了，這是多麼使我心痛的一件事呀！這天傍晚，我們從大中飲冰室回來的時候，在路上碰見密司忒管，他說：『密司忒胡死了。』密司忒胡雖然與我沒有什麼交情，但是聽到了這個死的消息，也會使我不快了好些時。人類對於死的哀悼的同情，是天賦的，看到邵飄萍槍斃的電報，我們雖未相識，也要咒罵幾聲殘暴的軍閥，不但是名人，是認識的人，是朋友，就是西炮台下被殺的罪狀中所謂『死有餘辜』的人們，也何嘗不替他們可憐，我們雖然沒有像陸伯鴻那樣跪在他們面前，替他們

懺悔，禱告。

在這死的恐怖時期，怕瞧見路上扛着的薄木棺材，怕聽說四明公所裏二天進出棺材五百多口的新聞，何況這消息出諸我們幾位老朋友之中，何況我旦夕所記念的楚白。

據瀛洲告訴我，楚白在死的前一夜，和他在天韻樓上下去，說同到新世界白相，電梯已經下來了，他忽然說：『我還沒有告訴老四哩，不要叫他空候着。』於是又上去告訴了老四以後，才安心地跑到新世界，晚上十二點鐘出來，他說要回號去了。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才接到憶花的電話說：『楚白死了。』瀛洲趕快到時疫醫院去詢問，才

曉得他的屍身已經馮少山君代爲照料，暫厝在廣肇山莊了。
。呀，這是多麼人的一件事呀！

我們要明白楚白所以致死的原因，我們就不能不歸功於上海社會上素所欽仰而又十分信任的S醫院。我們雖然曉得S醫院從前門進來的病人十分，從後門出去的。已經『不藥而愈』的病人，也至少有十分之六七；但是我們信任牠的心，仍舊一貫，不但沒有對牠有所懷疑，並且替那醫士們手腕下所剩餘的十分之三四的朋友們慶幸；就是這十分之六七的『不藥而愈』的朋友們，也祇可認爲『自作孽不可活』，醫士們自然祇能『醫病不醫』。

據瀛洲詳細向他號裏派去陪伴他的老司務詢問的結果，覺得S醫院對於楚白這一次的『不藥而愈』，真是該有大功的錄了。

楚白在那天早上八點鐘到公司裏，覺得有些肚痛，他以爲肚痛並不是了不得的大毛病，因此仍照常辦公，到九點鐘的時候，肚裏實在痛得忍不住了，於是便回到自己號裏來，號裏的同事們一瞧見他的面色和情形不像樣子，立刻叫他到S醫院去，並叫一位老司務陪他同往，到了S醫院，經醫生診察之下，說『沒有什麼病，也不用吃藥，』說罷走了，那老司務到底年老更事多，他想這樣病態，說藥

都不消吃似乎有些不妥罷，即忙向那醫生懇求說：『既來了，好歹總該給他的藥吃。』醫生就給他吃了一杯藥水，說：『可以回去了』，這是上午楚白進第一S醫院的情形。

到了下午，楚白的病狀益發厲害，他自己似乎還清楚，便向那同事說：『我要進第二S醫院去，』同事們便再叫老司務伴送着同去，到了第二S醫院，就住在頭等病室裏，但是進去了有二小時之多，還沒有醫生來替他診治，老司務有些心急了，下去請醫生來診，第一次醫生來了，說不礙事，不用吃什麼藥，』說着走了。第二次再去請另一醫生來，他說『沒什麼大病，候一會吃些藥就好了。』

說着又走了，到底還是沒有給他藥吃。到了第三次老司務去請醫生的時候，已經是五點鐘了，一個病人，在這樣醫院裏住了四五個小時，還是不給他診察吃藥，這真使我們不能不佩服醫生們態度的從容，大有『急事緩處』之概，至於在這樣虎列拉盛行時期，死掉了一個二個的不『名』的人，也不過軍閥們槍斃或砍死了幾個革命青年一般，原不算一回事的。待第三個醫生來診察的時候，才發覺說『這病很厲害呀，怎麼不早些打針？』說着，就立刻叫看護拿了鹽水針，向臂膀上打去，可憐這九成死去的病人楚白允，再也不能忍住這一枝鹽水針的痛楚，針頭才進去，他

像殺豬般的喊痛，針頭斷了，他的喊聲也漸漸地低下以至於沒有氣息。

論理，如果醫生們稍會高明些，那楚白的病，再也不至於死的；但是這是不可以理喻的，病人進了S醫院，等於進了森羅殿，生死主權，可不由你掌管了。

『死』自然是天數，決非人力能挽回的。倘然醫生能發覺他的病態，早幾個小時打一枝鹽水針，那怕他的一條不值錢的生命，不從死神的手裏逃了回來；但是這是『逆天行事』，逆天不祥，醫生們又何嘗不曉得呢，所以可憐的楚白兄終至於死了。

總使我永遠地不會忘却的微笑的，誠摯的神態，柔媚的談吐，活潑的行動，不必我們一定要在天韻樓花棚下吃茶的時候才會想起他，我在靜寂的時候，在晚上睡下了而不能睡覺的時候，總是想起了他，他那緩步的走來，將錢袋擲在茶檯上的一副神態，使我永遠地想着，永遠地不會消滅的。

尤其是在我看見老六老四的時候，我的心裏便十分難受，可憐的楚白，你現在那裏曉得這無情的她們，也還在紀念你，默默地禱告你平安地到清靜而極樂的地方去哩。昨天老四跑來找我，說要我覓一張照片，這原是難事

，楚白生前的照片很少，但是，我一瞧見老四，一瞧見老四那很誠摯的度，我的眼淚就忍不住要流下來了。

呀，楚白，你安心地去了，『人生如朝露』，誰都要向這條路上走的，不過時間上的遲早罷了；祇是我們的友輩中；失了你這樣一個溫柔而誠摯的朋友，終使我們心裏永遠地感着不安罷了。

十五，七，二九上海。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 定價三角 ▼

蝶狂與英落
有所權版

著者 鎮海張靜廬

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

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

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陳石遺	梁任公	章太炎	吳稚暉	國學專刊	社叢書	心羣文藝	洪鑑先生	創作	各界適用	分類註釋	各界適用	言文對照	漢英對照	新詩集
國學	思想變遷	文學論	人	文字學名詞詮釋	過	聯	聯	聯	商業學生尺牘	普通尺牘	詩選粹	情	情	情
專刊	史	略	觀	歌	歌	論	論	論	尺牘	尺牘	粹	粹	粹	粹
今年六月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中裝一册	中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一元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尙武小說	尙武小說	尙武小說	尙武小說	張靜廬	作品之二	滕固作品	愛情小說	小本小說	閱之真的	創作新詩	身命財產	之護符	哀情	小
草	歷代劍俠大觀	神仙劍俠團	短篇小說集	詩	集	集	銀杏之果	梨如哀史	春深了	訴	刀筆彙編	秋	恨	恨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定價三角	定價二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五分	定價五分	定價五分	定價五分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四角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封 底